



隋書

九



リ 8  
1735  
169



78  
1735  
169

隋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一

后妃

特進臣魏

徵上

此冊係  
八十年  
八月八  
日贈  
以  
贈

西川毛鳳  
氏書

夫陰陽肇分乾以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  
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  
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  
之繼體靡克聿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  
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末姐致夏殷之豐衰  
趙結周漢之禍爰歷晉宋寔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  
淫僻莫顧禮儀為梟為鴟敗不旋踵後之伉儷宸極正位居中罕  
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睢鳩之德十載寂寥牝雞之晨殊邦  
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徽音永念前



脩歎深彤管覽載籍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然妃后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褱翟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閣廩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翫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

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鑿二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罇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幃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醜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克儀克容克華是為九嬪品正

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  
爲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  
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宴寢又有承  
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  
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啟司簿  
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閣管鑰二曰尚儀局管  
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凡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  
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墜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  
掌湯沐巾櫛翫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  
司醞掌酒醴醢醯司藥掌鑿巫藥劑司饔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  
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蓋繖扇執持羽儀司  
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

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絲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  
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  
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  
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已  
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  
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  
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  
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高  
祖居禁中總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  
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  
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

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返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兄矢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

然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迴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頰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頰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驢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頰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頰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頰謂已爲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頰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頰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

大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去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為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王口唐末本諱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為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為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為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為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救書訖示左僕射楊

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為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楊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為世婦容儀婉嫵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為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華容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為煬帝所蒸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  
二月生由是季父爰收而養之未幾爰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  
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  
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歸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  
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  
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祇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  
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  
立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  
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  
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  
雖自彊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寔  
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

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  
於恭儉私自兢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  
弘深情不邇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  
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胷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  
內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啟處將  
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  
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謚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  
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  
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  
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囂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  
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緩時  
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

姒之遺風美虞死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非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後宋本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洛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大曆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鳴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華川宅鳳堂  
氏甫

隋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

特進臣魏 徵上

華川宅鳳堂  
氏甫

李穆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承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上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

及古閣

百戶賜以鐵券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廐內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爲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僕從于謹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爲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爲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戶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爲升遷伯穆讓兄子軌許之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

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郭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爲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迴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二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日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

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齋廟堂冠帶屢覩姦回士有苞藏人稀柱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剪羣兇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填積方屈箕穎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

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初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爲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王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爲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噤嘿上素嫌臺城制度迺小又宮內多鬼祆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妨君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

公爲稱首位極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啟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鑿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齋哀冊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字士獻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李筠幼以穆功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渾忿其佞齊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

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竟坐斬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肉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惇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爲賊所躡相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僞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爲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載授瀛州刺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荊州總管加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爲公雅弟恒官至益州刺史封陽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迴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迴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劄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慰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爲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絕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勲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爲中國公

以奉穆嗣大業初轉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爲郿國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廼謂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爲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迹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其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

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祇識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錄當為天子今至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姪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父兄威開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沉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納言上

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善之拜儀同三司遷長安令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高平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啟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趾原詢督其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謚曰襄有子元方嗣

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

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  
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就官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  
伐齊以功最擢授儀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  
遷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帝平齊引參謀  
議以勲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戶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  
府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高祖爲丞相遷左司武上大  
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爲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加邑至二  
千戶尉迴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  
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  
何面目處天地間乎羣孝寬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詢時爲元帥  
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悌拜大將軍旣平尉迴  
授徐州總管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

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懼其威略爭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爲寇掠崇  
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  
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  
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  
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  
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崇知必不  
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  
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  
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於陣年四十八贈豫郎申永澮亳六州諸  
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李敏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爵廣宗公

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  
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  
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  
至敏而合意竟爲姻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  
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在國若授餘  
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旣而大悅謂公主  
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  
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  
何得向其女壻而惜官乎今授卿在國敏廼拜而蹈舞遂於坐發  
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幽  
金華敷州刺史多不在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  
於功臣後幸仁壽宮以爲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

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  
之今湯沐邑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  
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  
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  
帝疑洪字當識嘗面告之異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  
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  
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行檢周  
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睿遊處同師共  
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爲  
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封爲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



閔帝受禪徵為御伯未幾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為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雒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眾十萬據嶮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劔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碁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碁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過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開

府拓拔宗趣劔閣大將軍宇文夔詣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碁自午及申破之碁奔歸于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碁乙弗虔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碁虔以城降拒謙不內謙將麾下三十騎逃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劔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戶睿時威震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眾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并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

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正一千朱提北境卽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恩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絕後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旣訖卽請略定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糧須給過此卽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他沃壤多是漢人旣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此本爲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

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算縱橫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爲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欵服或卽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義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焉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爲邊患復陳鎮

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下策以其條來忽往雲屯霧散疆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爲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先零尚在克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于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王者多獲

罪睿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高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慚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禮難違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歎

隋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 終

魏川中鳳堂  
氏蘭同開

隋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

特進臣魏

徵上

魏川中鳳堂  
氏蘭同開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為東  
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  
宣帝嗣位以伎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  
內屬以後事帝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不堪負荷然昉素知  
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  
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高祖乃  
從之及高祖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  
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

帝之弟特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爲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說以爲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於時尉迴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爲將譯又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憚而高頰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頰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位在國改

封舒國公閒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罏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旣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趨藁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連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世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曆數定於杳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爲國家之害欲使其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

柱國邠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柱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  
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報效榮高祿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  
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谿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  
士彥爰始勿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  
五初平尉迴覽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卽遣人代之不聲  
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  
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卽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  
布以爲年甲募盜賊而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  
笑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  
叔諧固深勸獎朕旣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  
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  
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

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  
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  
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  
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  
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卽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  
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  
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  
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脩改口  
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鬲嘗共  
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  
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  
昉各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

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姦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  
罪在不赦朕載思艸創咸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  
身為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  
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士  
彥叔諧妻妾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沒官士彥昉  
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戶曹  
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彥府寮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  
相應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問即承引頗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  
握圖當錄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與言軫念良深歎憤臨  
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頴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  
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  
昉忻士彥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僚射取之以為鑒誡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譯頗有  
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  
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太祖所親恒  
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眾中戲  
之譯敏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  
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武帝時起家給  
事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  
時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為御正下大夫  
俄轉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  
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  
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

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爲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爲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爲宣帝超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戶委以朝政俄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財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願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卽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

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輔政仲巳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爲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壽爲儀同時尉迴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賊貨狼籍高祖陰疎之然以其



有定策功不恐廢放陰救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  
關預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  
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壽爵成臯郡公邑二千戶元珣永安  
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  
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  
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  
策寂爾無聞營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  
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  
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  
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  
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  
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

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頰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  
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  
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  
樂於太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  
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岐州開皇  
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謚曰達子元壽嗣  
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華公以元壽襲  
元壽初爲驃騎將軍後轉武賁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  
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未出爲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地  
至文城元壽以城歸之

柳棗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恢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時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念留侍禁中與劉昉韋暮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裘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迴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疋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卽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

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卽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官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遷者績聞難赴之於玄

武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  
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  
夫宣帝崩高祖總已績有力焉語在鄭譚傳加位上開府轉內史  
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  
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尋拜都官尚書後數載轉晉州刺史將之  
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僞陳  
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問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  
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肅嚴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  
請預戎行展絲髮之效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刺  
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  
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  
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于唐虞并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

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慈嶺榆  
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  
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  
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  
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  
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壑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弊之俗作  
虛僞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感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  
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  
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  
病乞骸骨詔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  
五十二謚曰安子思嗣大業之世官至尚書王爵郎韋暮者京兆  
人也仕周內史大夫高祖以暮有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晉安郡

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戶後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平齊有功增邑四百戶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爲大司武賁知高祖爲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徃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旣而高祖得入賁恒典宿衛後承問進說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禪命賁

清宮因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高頴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頴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賁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爲民賁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賁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簾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簾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爲宮夫

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辨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卽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爲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卽改七懸八以黃鍾爲宮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虢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烏鹵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史民饑穀米踴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爲民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

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頗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頽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譔實啟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監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欵內懷缺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豐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桺裘皇甫績盧賁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啟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譔見之矣

隋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

終

西川屯鳳臺  
氏雷固周甫

隋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四

特進臣魏

徵上

西川屯鳳臺  
氏雷固周甫

于義

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閣將軍其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克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

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頰頰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爲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睿爲元帥以義爲行軍總管謙將達奚慧擁衆據開遠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絲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爲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爲貴戚歲餘以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以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承御上士高祖爲丞相引爲外兵曹

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爵爲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二子志寧卓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夔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

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維之運參天  
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  
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  
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  
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以英聲  
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  
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頰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  
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  
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 子世師 骨儀附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  
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

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爲丞相引壽爲掾尉迴作亂高  
祖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  
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  
國尋以行軍總管鎮幽州卽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  
者齊氏之疎屬也爲人桀黠有籌算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武  
帝拜爲營州刺史甚得華夷心高祖爲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  
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開皇初又  
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  
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棄城  
奔於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  
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  
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



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邊遂安賜物千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

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寇以功臣子拜儀同累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瓦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爲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禽斬之深爲戎狄所憚入爲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爲涿郡留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尅捷及帝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爲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雁門之難尋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潘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三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侍御史處

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爲太傅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魏文帝時爲千牛儻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戶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印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

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伏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箱仗衛常宿禁中遇尉迴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乃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羣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戶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賜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右武侯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爲

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有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千六百戶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託葭莩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脩實爲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時年五十七上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縑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之後

恩遇彌隆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卽位漢王諒構逆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焉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之末出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慶弟璉亦工草隸頗解鍾律官歷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珪岳河南洛陽人也祖燮魏安定王父琰宋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疊川防主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

千治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爲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柵景山發譙潁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徵爲侯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兵襲孝寬孝寬窘迫未得整陣爲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尉迴稱兵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迴通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司馬消難之以鄖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遯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剋毅等退保甌山鎮其城邑爲消

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三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爲亂景山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甌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湏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甌山沌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遯景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總管賜縑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爲秦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爲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爲魏隴西王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虜將軍屬其父爲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遯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爲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迴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遣雄書曰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剪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迴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同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暉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

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顛揚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斬之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遷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伐陳之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明允風神果毅徃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旗馬邑安撫北蕃嘉謀絕外境之虞挺劍息韋韞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呂梁之間罔不懷惠但江淮叢爾有陳僭逆今將董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性次哉於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為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大業中自上黨贊治人為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

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祖萇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勲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為妃恩禮逾厚會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羌因饑饉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

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勸馬足所踐忽飛  
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孔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  
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  
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天和二年授邵州刺史襲爵楚國公  
復徵爲天官府司會歷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  
帝大象三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高祖爲丞  
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勸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暉高阿那肱  
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  
勸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迫勸於是出奇兵擊  
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  
仲卿勞之詔曰勸器識優長氣調英遠總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  
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

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勸爲北道  
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勲效克彰  
甚重之後爲漢王諒納勸女爲妃恩遇彌厚七年詔曰上柱國楚  
國公勸蜀人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  
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  
並至勸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其年卒時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  
之特加贈鴻臚監護喪事謚曰襄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  
少卿武賁郎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府主  
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高祖崩煬帝卽位徵  
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頰之謀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  
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

隋書三十九  
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  
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爲然許之  
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  
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  
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  
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  
是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  
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顥等閉城拒諒部  
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  
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  
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卽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  
諒平煬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深

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亡身追加  
榮命宜優恒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匹謚曰愨子  
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  
曰故大將軍正義愨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  
忘象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愨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末授  
千牛左右

通字平東勣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賜爵臨  
貞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之  
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戶後加開府歷武賁中  
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尉迴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  
烏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  
進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

轉相州刺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  
洪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右衛將軍  
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閣將軍  
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  
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攜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  
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  
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為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  
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轉左  
宮伯尋加開府後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各其

兄敦為金州總管以纜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總萬機召誼治  
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  
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於馬  
邑遂禽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為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  
部西遇司馬消難東拒尉迴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范陽  
郡公授上大將軍開皇初入為右武侯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  
以誼為副元帥軍還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歲餘拜華州刺史  
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  
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  
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  
家富於財於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  
間卒於家時年七十七子舉襲爵庶長子協官至驃騎將軍協弟



祥奉車都尉祥弟與車騎將軍誼兄子弼別有傳  
史臣曰于義實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時來俱宣  
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  
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剝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  
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隋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四終

魏州刺史

隋書卷四十

列傳第五

特進臣魏徵上

魏州刺史

梁士彥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  
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  
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  
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  
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  
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  
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仍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  
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  
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

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  
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  
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  
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  
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郟國公進位  
上柱國雍州王簿宣帝卽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  
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  
別破廣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  
尉迴之反也以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迴軍相對  
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爲前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  
章橋迴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啟西門納  
宇文忻之兵及迴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間居

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  
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  
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以爲戰士其甥裴通  
豫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  
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  
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  
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  
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彥失色  
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  
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  
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迴勲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  
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官至上儀

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為安定伯務為建威伯皆坐士彥誅  
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  
致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  
王諒之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  
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魏安平公父貴周大  
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  
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  
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  
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  
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章孝

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  
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  
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  
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王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  
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帝從  
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左右皆殲帝  
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  
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偽王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  
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  
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  
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與烏丸  
執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在國賜奴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

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迴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頰馳驛監軍與頰密謀進取者惟忻而已迴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迴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迴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迴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頰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罵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迴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自是以後每叅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

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頰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旣佐命功臣頰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卽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頰爲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頰至大業中爲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于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

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固讓不許武帝卽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旣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控劔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卽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轉爲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

以誼爲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維州爲主維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迺誼率行軍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爲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

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王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替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王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文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在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

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誠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識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何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誣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

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迴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竣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敕諧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

所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場深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

郗緒勒党項兵卽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頌二人用事諸  
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頌必死又言太白  
犯月光芒相照王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諸嘗與滂同謁上諸私謂  
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  
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諸滂鬱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 王世積

王世積閩熙新固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  
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  
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  
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頌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  
頌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頌深拒其言未幾授  
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

口大破之旣而晉王

黃宋本諱

巳平丹楊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

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偁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  
積旣至陳豫章太守徐瑳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  
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頌齊昌太守王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  
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  
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  
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  
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於是縱酒  
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  
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  
至柘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  
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



孝諸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  
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王謂其妻曰  
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  
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  
朝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冑左僕射高  
頰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冑等免官拜孝  
諧爲上大將軍

###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爲  
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  
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驚憚之初  
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爲人仕周釋褐

中外府行參軍稍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  
同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稽胡數爲反叛越王盛  
內史下大夫高頰討平之將班師頰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邊  
之表請慶則於是卽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  
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  
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  
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  
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甚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  
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王攝圖  
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強初欲  
亢禮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  
葉護皆拜受詔因卽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敕

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廻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頴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頴平江陵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爲樂宜不須劾上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侯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

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于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晏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爲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克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胄

元胄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須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臥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子員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陷高祖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

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高祖降階迎之胄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牀趨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公邑三千戶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後數載出爲豫州刺史歷亳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後復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上令馳召之及胄見上

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也賜宴極歡晉王口廣○宋本諱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嘗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曹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曹帛千匹蜀王秀之得罪曹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卽位不得調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曹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曹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曹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咸憤怨而菹戮况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曹或契濶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王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書卷四十

列傳第五終

黃川世鳳堂  
氏書印

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六

高頴

特進臣魏徵上

黃川世鳳堂  
氏書印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脩人也父賓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都州刺史及頴貴贈禮部尚書渤海公頴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頴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畧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國公楊惠諭意頴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頴亦不辭滅族於是為相

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高祖彌屬意於頰委以心膂尉迴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頰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頰頰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歛歛就浴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棧頰預為木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迴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策因平尉迴軍還侍宴於臥內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上每呼為獨孤而不名也頰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頰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頰復

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為寇患詔頰鎮邊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詔頰綴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頰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

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九年晉王本傳大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  
三軍諮稟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  
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  
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  
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  
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  
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迹  
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獎如此是後右  
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  
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暉  
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察黜之二人  
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頰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

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  
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  
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  
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  
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煖惑入太微犯左  
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頰不  
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爲元帥擊賊破之  
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頰欲反上未有所答  
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頰曰晉王  
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頰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  
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  
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

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正至是頰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頰邪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諫不可上不從以頰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頰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在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官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上欲成頰之罪聞此大驚時上在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冑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

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欷歔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頰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頰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頰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耶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頰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頰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頰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



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於禍煬帝卽位拜爲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曰此樂久廢今始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遙安可復爾時帝遇啟民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頰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頰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

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前蒙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渤海郡公徙蜀郡

###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

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爲丞相高頴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臥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頴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爲邳國公邑三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

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賑卹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躋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

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  
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爲父宜依朕旨以  
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頰  
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  
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  
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  
十八九妥惠曰吾席間田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  
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  
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  
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  
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  
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

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  
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  
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郅公拜納言從祠太  
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  
此妄言也然其性狼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  
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  
而還時突厥都監可汗屢爲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  
汗卽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  
上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請推  
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不豫皇太子自京  
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  
諫止之高頰賀若弼等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

守俄召還參預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寧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得爲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寢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儼爲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

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彌諧朕躬宇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夷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嘗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雁門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憚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守城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弊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

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日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爲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啟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爲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咎豐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臣老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以威爲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克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克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相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克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爲非簡允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爲物議所譏于夔

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威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

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儀容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卽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王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雁門也夔領城東面事夔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爲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人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旣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監梅斯在北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豐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

云季方事幽貞陪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  
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  
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道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  
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  
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  
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